

【書評】

區域佛教研究的新收穫

——評何綿山《福建宗教文化》

陳石懷

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副教授

中國有句老話：「天下名山僧佔多。」天下名山，大大小小，難以數計，足見佛教在中國傳播之廣泛和深入。宋代理學大師朱熹所謂的「此地古稱佛國，滿街皆是聖人」，則說明福建佛教之盛和佛教信眾之多，在中國居有突出的地位。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二百餘年之後，始傳入福建，何以後來居上，而為世人所矚目？其突出的地位，又從何體現？前人對此少有論述，或論述不詳。近讀何綿山先生新作《福建宗教文化》（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二〇〇四年）一書，其中〈佛教在福建的傳播和特點〉、〈再讀佛教在福建的傳播和特點〉等章，對福建佛教的源流、傳播和發展等，作了甚為詳盡的探索和論述。其中不乏確實的資料、有力的例證、精當的觀點及論斷，凡要知道福建佛教的來龍去脈、傳播興衰的情況及其原因，中國佛教如何從福建傳播至台灣、日本以及東南亞地區的，都可以從這些文章中得到確切的答案和有益的啟發。

何綿山先生在書中論述了佛教何時傳入福建，興於何時，盛於何時，至何時而極盛，而又如何久盛而不衰？興時情況如何，盛時情況如何，極盛時又如何？福建佛教何時傳往台灣、日本及東南亞地區，又如何傳往？並探索了佛教在福建從興到盛而極盛，以及傳往海外的原因。作者還論述了中國佛教各大宗傳入福建後傳承和互相滲透、融和及其產生影響等情況；敘述了福建佛教大師闡揚佛學禪理的活動，福建省內外佛學大師互交流活動，以及他們對佛理的闡發、傳播的貢獻和影響。作者還引述了福建佛學大師的大量著作，佛教經典著作和大師著作在福建的大量刻印傳播，其影響甚巨；而福建的佛教教育，也盛極一時，培養出許多學有專長的人才，對於中國佛教的傳承，和海外佛教的發展，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。

作者著重論述了福建禪宗源流，說明了福建佛教禪宗和中國佛教各禪宗的關係，中國佛教是福建佛教之源，而中國佛教在福建又發展成為泱泱之流。例如南宗的著名禪師馬祖入閩傳禪之後，與原籍福建長樂的懷海禪師制定了《百丈清規》，對佛教的清規戒律作了創新性的改革，推動了南宗在福建大規模的發展。至青原行思下九世，福建和來閩弘法的著名禪師

已擁有一百多人。其後福建禪師靈祐與弟子慧寂創立了漚仰宗，福清禪師希運的弟子義玄則創立了臨濟宗。臨濟宗發展迅速，在福建省內外擁有五十餘名著名的禪師。至南明永曆四年（一六五〇），臨濟宗名僧超元宗前往日本長崎弘法；清順治十一年（一六五四），又有臨濟宗名僧隱元隆琦赴日本弘法，開創了日本黃檗宗。在漚仰宗、臨濟宗創立、發展的同時，曹洞、雲門、法眼三宗也先後在福建創立和發展。曹洞宗創立者為莆田藉禪師本寂，此宗代代相傳，主持福州鼓山湧泉寺，門徒甚眾。雲門宗創立者為南安藉禪師義存的弟子文偃，此宗極盛時，在福建各地擁有著名的法嗣數十人。義存長期主持福州雪峰寺，據《祖堂集》載：「存之行化四十年，四方之僧趨法席者不可勝算。」可見其影響之大。法眼宗創立者為閩縣（今福州市）籍禪師師備的再傳弟子文益，此宗的法嗣遍布金陵、撫州、洪州、宣州、廣州、溫州及福建各地，也多達數十人。以一個南宗傳入福建，發展至眾多的禪宗。而這些禪宗各擁有眾多的法嗣和寺院，遍布福建及省外許多地區，甚至遠傳至日本。這不但顯示了福建佛教發展的軌跡，也表明了福建佛教對中國佛教傳承和發展的巨大成就和貢獻。福建佛教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，沒有福建佛教的發展，則中國佛教發展史將遜色不少。

福建地處東南海濱，沿海人民善於航海之術，遷居台灣和移居海外者甚眾，福建佛教亦隨之傳播台灣及海外，作者在書中，以令人信服的論述，評估了福建佛教對台灣、日本、東南亞地區的佛教及文化所起的作用。

閩台一衣帶水，福建佛教之傳入台灣，先由移民個體、群體而後僧侶，至台灣則先由家庭、家族供奉而後寺院供奉，明朝永曆年間佛教僧侶入台者漸多，寺院亦乘時興起。入台的僧侶尤以福州名刹鼓山湧泉寺和怡山長慶寺僧人所興建開拓，同時入台者還有福清黃檗寺僧人。當時臨濟宗法脈亦隨之傳入台灣。鼓山湧泉寺成為台灣僧人共同崇仰的祖寺，出家為僧者必到湧泉寺受戒、僧侶修業必至鼓山成為風氣。直至上世紀五〇年代，台灣佛教四大派系中的觀音山、大湖山、月眉山三大派系仍與鼓山湧泉寺關係密切。而台灣台北的凌雲寺、苗栗大湖鄉的法雲寺、基隆月眉山的靈泉寺等，皆為鼓山湧泉寺入台的寺僧所建，各成為三大派系的大本山。由此可見台灣佛教其源來自福建，其興盛亦緣於福建佛教之推動。

福建佛教與海外佛教關係的產生亦為時甚早，先是南北朝時陳國永定二年（五五八）有西天竺優禪尼國僧人拘那羅陀到泉州南安九日山延福寺翻譯《金剛經》，隋開皇二年（五八二）犍陀羅國（在今印度與阿富汗之間）高僧至霞浦弘法並倡建清潭寺。唐五代，朝鮮半島僧人頻頻來閩，或由閩入京，或定駐福建。如新羅僧人慧輪於唐初經福建而入長安；天寶年間及以後，新羅僧人元表身負《華嚴經》八十卷，入寧德霍童支提山禮佛，終身不出；新羅僧無為遊學神州雪峰寺，高麗僧玄訥遊學泉州福清院，高麗僧靈照遊學弘法雪峰山，新羅僧龜山遊學福州長慶院，此外入閩遊學者尚有高麗僧洪慶、澄觀、弘法等人。唐代日本僧人亦開始來閩，日僧空海從霞浦登陸，曾住福州開元寺；空海之甥僧圓珍渡海遇風從連江登陸，亦至福州開元寺居住，從寺僧存式修學《妙法蓮華經》。宋代，日僧慶政上人於嘉定十年（一二一七）到泉州開元寺學法，日本法師大拙祖能於咸淳三年（一二六七）率領十僧到泉州開

元寺學禪。海外僧人來閩遊學修法，不僅使福建佛教遠播。也擴大了中國佛教的影響，而且促使了福建佛教僧人紛紛赴海外傳經弘法或化緣。唐代泉州超功寺僧雲靜，隨從名僧鑑真赴日弘法，任戒師之職，首立放生池。五代時泉州僧人智宣到蘇門答臘學梵文譯佛經，遊歷三十餘國，在印度長住二十五年。宋代崇安僧人者然於咸平中（九九八—一〇〇三）奉旨赴天竺取經。元代福建僧人明極、楚俊於天曆二年（一三二九）在日僧陪同下赴日傳經。明代福清僧人隱元於永曆八年（一六五四）率領二十餘人赴日，主持京都新建的宇治黃檗山萬福寺，傳承了福建福清黃檗山萬福寺的法脈，開創了日本佛教黃檗宗。清代由於交通日漸發達，閩僧赴海外者漸多，既弘揚了佛法，又化緣以開拓寺院資源。福州鼓山湧泉寺、怡山寺等都有僧人赴東南亞等地弘法募緣；名僧圓瑛法師先後四次出國，赴日、朝、菲、泰、印尼、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弘法募緣，重興泉州開元寺。而海外的許多地方，因福建僧人傳禪弘法，或由華僑出資，或由閩僧住持當地所建，建立了不少以福建一些著名寺院為本宗的禪院。莆田梅峰光孝寺，海外就有十八個禪院；莆田囊山慈壽寺，海外有八個禪院；莆田龜山福清禪寺，海外有四個禪院。僅莆田一地的寺院，在海外就有如此之多的禪院，亦可見福建佛教影響力之強。

福建佛教與海外佛教及文化的交流，不僅使中國佛教及文化遠播海外，也使福建佛教及文化得益於海外的返饋與支持，而長盛不衰。而台灣佛教源自福建，興自福建，更充分說明了閩台宗教文化血緣關係十分密切，台灣的宗教文化是中國宗教文化不可分離的一部分。

作者在書中也闡述了福建佛教對福建經濟、文化的影響。福建佛教從唐到宋寺院多達一千四百餘所，擁有僧尼為數可觀，五代王審知多次度僧，每次動輒千人以至萬人以上，宋真宗時福建僧尼多達七萬多人。寺院擁有大量田產，多者數千畝，少者不下數百。明代初年僅建寧一府，就有一半農田屬於寺產。寺院之多，僧尼之眾和寺產之厚，造成了福建的經濟寺院獨雄。從另一角度來看，寺院建築的豪華雄偉促進了福建建築技術的發展，寺院經書的大量印刷也促進了福建印刷業的發達。福建至今尚留有許多巍峨的寺、塔，宋代福建印刷曾盛極一時。尤其是佛教的思想對福建的文化、風格產生了重大的影響。以哲學而言，宋代福建成為理學之鄉，理學家劉子翬、楊時、李侗以至朱熹等，無不精研佛學，以儒為體，以佛為用，創建了集中國理學之大成的閩學。以政治、文學而言，福建名聞全國的政治家、民族英雄如李綱、林則徐，都與佛教思想有緣。李綱罷官回福建，都先後居住於福建州的報國寺、天寧寺，遨遊於福州的怡山寺、湧泉寺等處，終逝於福州權嚴精舍，曾留有一些詩文。他們忍辱負重、忠誠愛國、不惜身家，無疑都得益於佛教的修心養性。福建自唐以下的許多著名文學家、文學批評家，如歐陽詹、楊億、蔡襄、張元幹、黃公度、劉克莊、嚴羽等，無不從佛學思想中汲取精華而創作詩文，而嚴羽則以禪理喻詩，創新地提出「妙悟」之說，作《滄浪詩話》，對詩歌藝術特徵作了深入的探索，其理論影響相當巨大而深遠。至於佛教對福建的雕刻、歌舞、風俗等影響，書中也有所闡述。佛教對文化的影響，反過來也促使了許多人對佛教思想理論的興趣和探求，往來佛門，與名僧論經說禪，成為士林的風氣，而這種風氣又促進了佛教的發展。

書中還介紹了福建近現代的四大名僧：弘一法師、太虛法師、圓瑛法師和虛雲法師。他們都在中國佛學界享有盛名。其共同點是設座講經弘法、舉辦佛教教育培養佛教人才、撰寫和印刷佛學著作、改革佛教整肅教規、舉辦慈善事業等，而且他們弘法不忘愛國，信佛而能身體力行，深受中國佛教界的敬仰，成為中國佛教界的領導人物。他們不僅對中國佛教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，而且也是福建佛教發展至今仍然盛而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。他們在福建的活動和所取得的成就及對中國佛教發展的貢獻，也顯示了福建佛教在全國佛教中的突出地位。

作者還歸納出福建佛教的特點：

- 一、是對中國佛教的八大宗相容並傳。
- 二、是對編撰、翻刻、交流、收藏佛典有物殊的貢獻。
- 三、是寺院法事長期不絕。
- 四、是在家居士講經弘法和女性以「菜姑」名稱住寺院修持。
- 五、傳法台灣、海外並與之保持密切關係。

這些特點是福建佛教之所以久盛不衰的原因。何先生的觀點無疑是符合福建佛教的歷史和現實的情況，但筆者從何先生的論述中，認為福建佛教尚有三個特點：

一是福建佛教能夠隨著時代的發展，順應時俗的潮流而革新。從懷海的《百丈清規》，到禪宗發展為滄仰、臨濟以及曹洞、雲門、法眼等宗，而至近現代的弘一、太虛、圓瑛、虛雲等法師，無不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。

二是福建佛教歷代名僧輩出。在理論上能突破舊說，各抒獨見，使佛法常新，從而吸引了眾多的信眾和佛學的研究者。

三是重視佛教教育，培養後起之秀，故使傳燈有後續之人。

筆者拙見，供作參考。

《福建宗教文化》分別論述了福建佛教的各種情況，實際上足以綜合福建佛教的方方面面。作者以大量的資料，翔實的舉證，合理的推論，顯示了福建佛教的來自和發展至今的過程，推究了其久盛不衰的原因，總結了其引人矚目的特點和發展的經驗，從而突出了福建佛教在中國佛教中的發展史上的地位。作者論述福建佛教，但也涉及到福建歷史上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風格等某些方面的情況，也涉及到福建歷史上與台灣的關係以及對海外的關係情況。

因此，研究福建歷史上宗教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民俗等方面，探索中國的宗教、文化，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及對海外的關係，都能從中取得翔實的參考資料，有益的幫助和啓發。